重拾水笔旧时光

■彭坚

暗自下了个决心，往后的日子，扔下死缠烂打的手机，冷落信手拈来的靛笔，重拾起水笔时光。换句话说就是，克服一切便利，有困难要拾，没有困难创造困难，也要拾起水笔，能用水笔就不用靛笔。哦，我们这里把钢笔叫水笔，把圆珠笔或水性笔叫靛笔。这里的靛，指深蓝色的颜料，可不是电光火闪的电。

水笔，中山装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干部身份的标牌。65式、78式军服，上衣四个兜的是军官，只有两个胸兜的是战士，不用问，问了就是不懂规矩。地方干部，一般穿中山装，从衣兜上分不出官兵，因为统统是四个兜，老百姓习惯把干部喊作“四个兜的”。

但无论军队和地方，无论官职大小，干部们左上方的衣兜里总喜欢别一杆老式粗管子的黑水笔，笔夹是电镀过的那种铱金白，老远望去，明晃晃地，相当派气。仅从兜里的这杆水笔，你大可判断此人不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，就是公社书记、大队书记。

我有个表叔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大队上当过几天文书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他啥时候都是大背头，梳得一根一根，油光可鉴，也不晓得那个年代他抹的是什么东西，现在想来可能是化猪油或菜油之类。出门一律蓝色卡叽中山装，上兜别一杆水笔，端端正正。我今年见到他，八十开外的人了，背头依旧油光，中山装洗得都发白了，上兜的水笔依旧端正，只是乌发换成了银丝。这么多年，生活并不宽裕，身上病痛也没断过，但人家那股子精气神，丝毫不减，架子不倒，讲究着呐。

有个公社老书记，1949年参加土改的老干部，受百姓爱戴。每回下乡，老百姓都抢着拉他进屋吃饭，拿出最好的土酒款待。有一回喝得差不多了，天黑要走，主妇再三挽留不住。老书记摸黑上路，踉踉跄跄，上衣兜的水笔被菜园栅栏上的一枝老荆条挂住，进退不得。老书记以为又是哪家的婆娘要拉他再喝两杯，不免心焦，一边扒拉一边搡，嘴里不停地嘟哝：“莫拉……莫拉……我下回还来的……你这个伢子！”

说来话长，细思却令人感慨。从少年到壮年，用了近二十年水笔的我，在2000年的一个秋天，丢下了水笔。时至今日，已经有二十六年没摸过水笔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干秘书工作，两眼一睁忙到天黑，有写不完的材料，用的是一支老上海产的英雄牌水笔——橡皮墨水管，外面套一根钢制汲水簧片。最要命的是灵感刚来，正写到兴头上，忽然不出墨了，急得笔尖朝下，对着水磨地板猛地甩几下，还是写不上。心里那个急呀，跟猫儿抓一样，盼着这节骨眼上有人递上一支吸饱墨水的钢笔该有多好！最好是秘书。可当时哪有别的秘书，如果说有，那就是自己。此刻本秘书再不救场，怕是等不来旁人。只见我连拧带拽，飞速扯下钢笔的“裤腿”，笔尖一头扎进标配的英雄牌蓝墨水瓶里，捏住汲水管上的弹簧片，一捏到底，再猛地松开，一股子蓝墨水瞬间灌满整个水管。幸亏我的英雄牌水笔质量过硬，稍微拿捏不稳，墨水就会漫出来，糊满一稿纸，弄得两手都是墨。

我这样说，不是没有依据。当时常有一个云南人，拎一箱水笔到各个办公室兜售，手上晃着笔筒上赫然印有“老山自卫反击战纪念”字样的水笔，自称是麻栗坡县民政局福利厂出品，由残疾人生产，恳请“各位领导献献爱心，支助一下老山的残疾人事业”。好心的科长买了十几支，科里三个同志，一人分三五支。笔还好用，笔尖带弯，适合写钢笔书法，只一样不好：只能蘸着墨水写，一灌墨水就漏，一漏就是一个黑墨坨。不过这压根不算什么，凭着本秘书坚韧不拔的毅力，硬是蘸一滴墨写一行字，活生生把这几只“老山”纪念笔用秃、用废，送进垃圾桶。然而记忆里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用过水笔。屈指一算，已是二十六年矣。

丢下水笔的日子，不是说不再写字，只是不知从何时起，水性笔取代了钢笔，就像数码相机取代柯达胶卷一样轻易。当然，工作角色转变也是一个缘故。刚下乡那会儿，我舍不得我的英雄水笔，常夹在笔记本里，收在随身公文包。有一回，领导来查看灾情，我颠颠地从村上赶回来，掏出笔记本准备汇报，却发现半个本子都被墨水浸得透湿，一塌糊涂，面目全非——水里来泥里去，一路颠簸，水笔里的墨水漏得一干二净。照着本子念汇报是行不通了，只能临场发挥。只见我微闭眼睛几秒钟，定定神，把脑子里的数字理一遍，顺好逻辑，而后娓娓道来，竟说出一番情真意切的心里话。领导十分动容，连说“太不容易了”！临上车时，领导握住我的手，打趣道：“不愧是办公室喝墨水出身的，心底有数。”打这件事后，水笔被我彻底压了箱底。圆珠笔、水性笔，再后来的直液式走珠笔等等粉墨登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几经辗转，我的那支英雄水笔再也不见踪影。有时我在想，这算不算一种过河拆桥呢？

2000年左右，我上过市里的中青班。结业时，班委给每名学员定制了一支书法笔，笔杆粗实，沉甸甸的，握在手里很有分量，笔尖带弯，装在精美的木盒里，太阳底下闪闪发亮。我把它摆在书柜显眼处，还在山上拾了一片经霜的红叶，压在笔下面，一直舍不得用。谁料，被一位酷爱书法的老相识看上了，他爱不释手，我只得忍痛割爱。恰应了那句：“山中无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聊赠一支笔，系于陇头人。”

这二十六年，近一万个日日夜夜，不知写废过多少支靛笔。再后来手机盛行，我又不知在屏幕上敲下多少文字，有时手写久了胳膊发酸，眼睛看得发花，却总少了当年笔尖朝下猛甩墨水的畅快，少了笔墨该有的锋棱，多了几分骨子里本没有的圆润与将就。一部手机，慢慢荒疏了一手字，伤了眼睛，耗损视力，虚度了许多时光。

寻寻觅觅，犹犹豫豫，在一家文具超市的角落里，我终于找到一支弯头书法笔，拂去经年尘埃，依旧是“英雄”牌，恍惚间又看见当年甩墨水的自己。和善的店员见我念旧，免费送我一本带格子的作文本，说这本本子练字合适。

麝过青山，白驹过隙，试问人生能有几个一万天可以挥霍。年少轻狂，一杆嫩笔竞写春秋；如今再拾水笔，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怎能不心生感慨。东坡说：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。”于我而言，这“一苇”，大概、可能、或许就是这支水笔吧。谁知道呢？

试试看吧。

西江月·时雨寄怀

■王克胜

赤日凌空燃火，玉蝉伏樾高歌。窗含柳岸一湾荷，菡萏飘摇舟过。
不恋萧斋斟茗，更欣嘉澍巡禾。灌浆润穗影婆娑，岁稔时和同贺。
（押《词林正韵》第九部，依格一、柳永体）

十堰金秋

■明廷成

霜染秦巴万壑幽，汉江似练绕堤流。
车城丹桂香飘远，郊岭黄橙色正稠。
雁过楚峰千嶂醉，潮生堰水百川悠。
重阳最是登临季，漫野风光入画秋。

咏桃子沟百龙潭

■李元武

钟山脚下百龙潭，
泉水奔流瀑布喧。
树木遮天能蔽日，
一潭更比一潭澜。

山里闲居（外二首）

■董清

金乌烈烈躲深山，俗事不闻心自安。
邀得冰轮三盏酒，撕片云彩佐佳餐。

夜坐

窗外蛙声扰入眠，依栏独坐复思前。
鬓边已霜耽诗赋，自得欢娱度晚年。

寄农家

轮回时序一年年，未见耕夫半刻闲。
春夏秋冬忙穡事，斯民感戴满心间。

第二届荆楚“银龄书香·智享阅读”活动推荐书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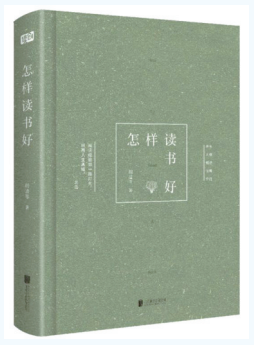
《谈美》



朱光潜著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。

本书是一部畅销近百年的美学启蒙小书。全书一共十五篇，以谈心的语调，顺着美从哪里来、美是什么、美感如何产生逐层展开。它不是晦涩的学术专著，语言浅白恳切，没有堆砌难懂术语，打通自然、诗文、绘画与日常人生，教我们换一种审美眼光看待世间万物，懂得欣赏，学会创造，在平凡生活里寻得情趣。如同长者闲谈，区分美感与功利，倡导人生艺术化。适合学生、美学零基础读者阅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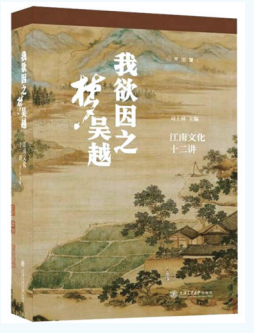
《怎样读书好》



胡适等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2月出版。

本书汇集胡适、蔡元培、林语堂、朱光潜等多位民国大家谈阅读的经典文章，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读书启蒙集。全书围绕读书的根本问题展开：为什么读书、该读什么书、用什么方法读、怎样在阅读里寻得乐趣，也谈及精读、略读、做笔记、读写结合、读书与做人等话题。没有花哨的速读套路，只有朴素可靠的治学与阅读之道，教我们选好书、会读书、善思考，告别无效翻阅，让每一次开卷都有所收获。是中小学课外阅读、教师阅读推广、读书会常备读本。

《我欲因之梦吴越：江南文化十二讲》



刘士林主编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。

全书围绕十二个核心问题铺展，搭建起一幅完整的江南文化全景图，阐释独树一帜的江南诗性精神，从良渚古韵到长三角新篇，融历史、地理、艺术、民俗于一体，带我们读懂烟雨江南藏在山水风物里的文化密码。本书不只是一本风物散文集，更是一套理解江南、读懂长三角文化根脉的入门读本，既适合文化爱好者自主阅读，也可作为通识讲座、研学课程的参考读本。

发行中心：8658548 广告中心：8114000 邮政编码：442000 零售价：2元 年定价：278元 承印：十堰日报社印刷厂（地址：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）